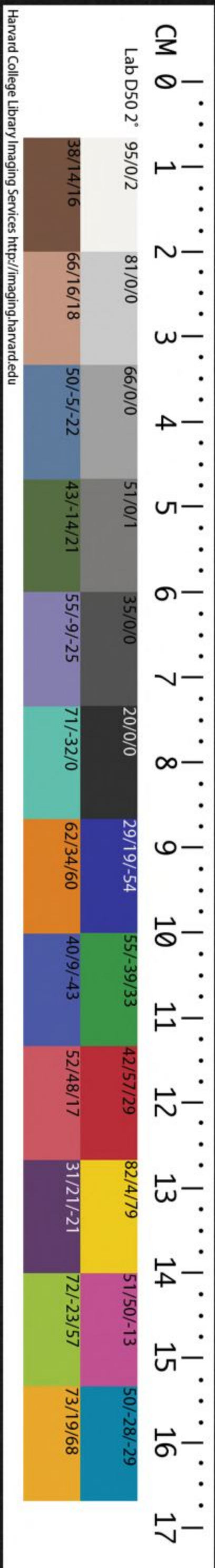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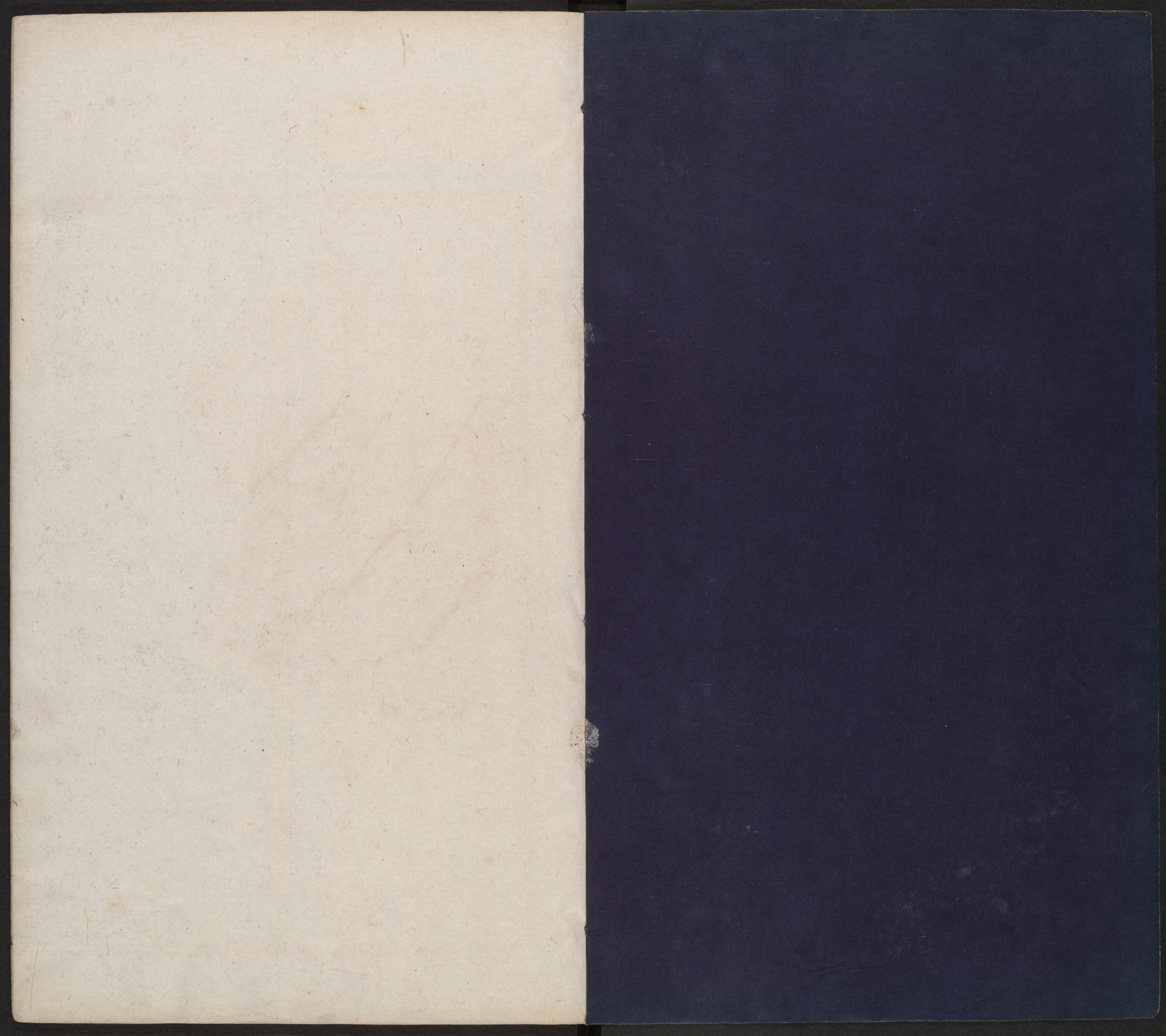
7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6 1964

T 2560 / 79546





魏志卷二十三

哥著作郎也

宋太中大夫

和洽

趙儼

和洽字陽士汝南人

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在平兵

疆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冀雖能疆大然雄豪因

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

阻山表民弱易攻也

魏志卷二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和洽常林楊俊杜襲

趙儼裴潛

子秀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
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士平兵
疆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疆大然雄豪四
起全未可必也荊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
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賓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親

近。久而沾危。臣松之案漢書文紀曰：沾於死亡，食貨志曰：沾危若是。注曰：沾音鹽，如屋簷近邊。易

墮之意也。一曰：臨危曰沾。必有讒慝間其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定

荆州，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

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

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

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

營，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絜。至令士大夫故汙

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

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

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

己。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

用。至於車服禮秩，貴賤等差，其歸一揆。魏承漢亂，風俗

多泰，誠宜仰思古制，訓以約簡，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

進無蜉蝣之刺，退免採莫之譏。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

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

非聖王所以陶冶民物，閑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魏國既建，為侍中。後有

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

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

也，乃復為崔琰舐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

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每

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

委三卷二十三
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爲君之誠也。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

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爲郎中令。文帝踐阼。爲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卽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爲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飾

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
 損除他餘之務以為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
 賊虛實蓄士養眾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眾庶
 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
 所謂挽武無震古人之誠也轉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
 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諡曰簡侯子禽嗣
 禽音離禽弟適才爽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晉諸公贊曰和嶠字
 長輿適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稱常慕其舅夏侯玄之
 為人厚自封植嶷然不羣於黃門郎遷中書令轉尚書
 愍懷太子初立以嶠為少保加散騎常侍家產豐富擬
 於王公而性至儉吝嶠同母弟郁素無名嶠輕侮之以
 此為損卒於官贈光祿大夫洽同郡許混者許劭子也
 郁以公彊當世致位尚書令

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為尚書

劭字子將汝南先賢傳曰

劭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眾之偉人也劭始
 發明樊子昭於鬻幘之肆出虞永賢於牧豎召李叔才
 鄉間之間擢郭子瑜鞍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
 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
 滯或顯之于童齒莫不賴劭顧歎之榮凡所拔育顯成
 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探擿偽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
 無以尚也劭宗人許栩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
 匍匐栩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
 孟本來臨汝南聞邵高名請為功曹饗饗放流絜士盈
 朝袁紹公族好名為濮陽長棄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
 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乎遂
 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鄢陵令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
 南所歷之國必翔而後集終于豫章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
 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

於是咸共嘉之

魏略曰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

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

於屬縣微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樞客為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主上幼沖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

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間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為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為騎都尉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凌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為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林為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

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
 謀大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疆敵將軍為天下
 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
 克滅出為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入為丞相東曹屬
 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少府封樂陽亭侯魏略曰林
 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
 臚崔性闊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趨吏聲不以為可林
 夜趨吏不勝痛叫呼敖敖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
 遇乃啁林曰聞卿為廷尉爾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
 卿不為廷尉昨夜何故考轉大司農明帝即位進封高
 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為之
 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

敦長幼之叙為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

制也言者蹶蹶而退魏略曰初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

傳每見林輒欲跪林止之曰公尊

貴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傳有意欲以林補之案魏略此

語與本傳反臣松之以為林之為人不畏權貴者也論

其然否謂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

疾篤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

禮諡曰貞侯子峇嗣為太山太守坐法誅峇弟靜紹封

案晉書諸葛誕反大將軍東征峇坐稱疾為司馬文王
 所法魏略以林及吉茂沐並時苗四人為清介傳吉茂
 字叔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為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
 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
 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
 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為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
 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有
 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

坐書也。會鍾相國證茂本服第已絕，故得不坐。後以茂為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鄮相，以國省拜議郎。景初中，病亡。自茂脩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短褐，行則步，食則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為中正。嘉敘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慍曰：「痛乎！我効汝父子冠幘劫人邪？」初，茂同產兄黃，以十二年中從公府掾為長陵令。是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自以為故吏，違科奔喪，為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為白衣，始有清名於三輔，以為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至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為茂必不就。及舉既到，而茂就之。故時人或以茂為畏繇，或以茂為髦士也。沐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為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為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然為人公果，不畏疆禦，丞相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成臯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索橐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辨之間，肇人從入。

並之閣下，呵呼罵吏，並怒，因躡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為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肇髡決滅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為三府長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雖自華夏不知者，以為前世人也。為長史八年，晚出為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為君子，不務者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與潘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壽為欺，魄夭為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為牢，衣裳為纏，屍繫地下，長幽極，柩豈

不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揚王孫裸體貴不久
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柙玉牀象
衽殺人以徇壙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
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
王孫為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
乎哉吾以材質滓濁汁於清流昔秦國恩歷試宰守所
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耻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即以吾身襲於
干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
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
為孝而犯魏顛聽治之賢爾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
死而有知吾將屍視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勅豫掘塋
戒氣絕命二人舉屍即塋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
弔祭之賓無設搏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
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時苗字德胃鉅鹿人也少清白
為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為壽春令令行風靡揚
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為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
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
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為不恪然以
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輦鑿車黃牂

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
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
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為激然由此名聞
天下還為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敘人才不能
寬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如所忿蔣濟者仕
進至太尉濟不以苗前毀已為嫌苗亦不以濟貴更屈
意為令數歲不肅而治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亡也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

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持

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

無宗族知故為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

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

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眾未之知惟俊言曰芝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二十三
雖夙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卽贖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別太祖除俊曲梁長入爲丞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爲征南軍師魏國旣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賤辭太子太子不說曰楊中尉便去何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在南陽時王象爲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

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寇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初臨菑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二年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尙書僕射司馬宣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

矣遂自殺衆冤痛之

世語曰俊三孫覽字公質汝陰太守猗字公彦尚書晉東海王越舅

也覽子沈字宣弘散騎常侍魏畧曰王象字義伯既為

俊所知拔果有才志建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為魏太

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惟

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為常侍封列侯

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祕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

歲成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

萬字象既性器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為

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

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寇

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

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而

請俊減死一等帝不答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

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

後邪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決俊法然後

乃出象自恨不能

濟俊遂發病死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

世先賢行狀曰安年十歲名稱鄉黨至十五入太學號

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絕俗洛陽令周紆數侯安安

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輒不發以

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與

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

慮遠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讐者其

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

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

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

薄歛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根舉孝

廉除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大猶未

歸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等伏誅誅

者皆絹囊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語

行事人使不加力誅訖車載城外根以撲輕得蘇息遂

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客

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謂根久

死以根等忠直普下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

詣公車拜符節令或問根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二十一

一

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斂以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詣安根墓致祠襲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己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爲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荊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

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恣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爲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衆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九州春秋

日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栢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鬪語子緒曰勇可習也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襲太祖

以爲丞相軍祭酒魏國旣建爲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彊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

洽襲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爲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爲督，以一衆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皆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

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闡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時夏侯尙

暱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尙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尙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文帝卽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爲督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爲督軍糧執法入爲尙書明帝卽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真督諸軍拒亮徙襲爲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真薨司馬宣王代之襲復爲軍師增邑三百戶并前五百五十戶以疾徵還拜大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諡曰定侯子會嗣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爲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以儼爲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旣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縣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

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縣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為義者勸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以為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縣絹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縣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入為司空掾屬主簿魏略曰太祖時遠近無不私遺賤記通意於紹者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儼為陳紹必敗意通乃止及紹破走太祖使人搜閱紹記室惟不見通書疏陰知儼必為之計乃曰此必趙伯然也臣松之案魏武紀破紹後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閱知其有無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為不然時于禁

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為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為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即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

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旣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
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
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旣
等以爲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
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
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爲之元帥旣不
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
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
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
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

送皆放遣乃卽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
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
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旣少
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
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
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
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
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
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
口

孫盛曰盛聞爲國以禮民非信不立周成不棄桐葉
之言晉文不違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

之功儼既詐留千人使效心力始雖權也宜以關羽圍
 信終兵威既集而又逼徙信義喪矣何以臨民關羽圍
 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行遷平寇
 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
 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
 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
 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謀通仁使知外
 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尙足堅守然後表裏俱
 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爲諸軍當之諸將皆喜
 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
 羽軍既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

羽輜重羽聞之卽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
 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
 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
 鈍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權
 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
 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勅仁如儼所策文帝
 卽王位爲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
 郎將黃初三年賜爵關內侯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
 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爲軍師權衆退軍還封宜土亭
 侯轉爲度支中郎將遷尙書從征吳到廣陵復留爲征

東軍師明帝卽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戶監荊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爲尙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爲大司農齊王卽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爲驃騎將軍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厨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必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爲邪遂不取遷司空薨諡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

毘陳羣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

魏略曰潛世爲著姓父茂仕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尙

書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功封列侯潛少不脩細行由此爲父所不禮避亂荊州

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太祖定荊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爲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卿以備才略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爲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爲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爲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

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郝溫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計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鄆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爲沛國相。遷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加賞賜。文帝踐

祚入爲散騎常侍。出爲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遷荊州刺史。賜爵關內侯。明帝卽位。入爲尙書。出爲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戶。入爲尙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喪父去官。拜光

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諡曰貞侯。

魏略曰。時遠近皆云當爲

公會病亡。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爲父所不禮。卽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芘以自供。又潛爲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掛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薄牽車。羣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潛爲人材博有雅要容。然但如此而已。終無所推進。故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子秀嗣。遺令儉葬。

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秀咸熙中為

尚書僕射

文章敘錄曰秀字季彥弘通博濟八歲能屬文遂知名大將軍曹爽辟喪父服終推財與

兄弟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遷衛國相累遷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咸熙中晉文王始建五等命秀典為制度封廣川侯晉室受禪進左光祿大夫改封鉅鹿公遷司空著易及樂論又畫地域圖十八篇傳行于世盟會圖及典治官制皆未成年四十八泰始七年薨諡元公配食宗廟少子頴字逸民襲封荀綽冀州記曰頴為人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位太子中庶子侍中尚書元康末為尚書左僕射趙王倫以其望重畏而惡之知其不與賈氏同心猶被枉害臣松之案陸機惠帝起居注稱頴雅有遠量當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也頴理具淵博贍於論難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為世名論子嵩字道文荀綽稱嵩有父祖風為中書郎早卒頴從父弟邈字景聲有雋才為太傅司馬越從事中郎假節監中外營諸軍事潛少弟徽字文季冀州刺史有高才遠度善言玄妙事見荀粲傳嘏王弼管輅諸傳徽長

子黎字伯宗一名演遊擊將軍次康字仲豫太子左衛率次楷字叔則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開府次綽字季舒黃門侍郎早卒追贈長水校尉康楷綽皆為名士而楷才望最重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綽以明達為稱楷少與瑯邪王戎俱為掾發名鍾會致之大將軍司馬文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文王即辟為掾進歷顯位謝鯤為樂廣傳稱楷雋朗有識具當時獨步黎子苞秦州刺史康子純黃門侍郎次盾徐州刺史次郤有器望晉元帝為安東將軍郤為長史侍中王曠與司馬越書曰裴郤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達此下人士大敬附之次廓中壘將軍楷子瓚中書郎次憲豫州刺史綽子遐太傅主簿瓚遐並有盛名早卒晉諸公贊稱憲有清識魏略列傳以徐福嚴幹李義張既游楚梁習趙儼裴潛韓宣黃朗十人共卷其既習儼潛四人自有傳徐福事在諸葛亮傳游楚事在張既傳餘幹等四人載之於後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也馮翊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辨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田吉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多流宕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沈採樵

錢按劉昭注續漢志不載此事

自活。逮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為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為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屬。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為右職。司隸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幹孝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為平陵令。遷冗從僕射，遂歷顯職。逮魏封十郡，請義以為軍祭酒，又為魏尚書左僕射。及文帝即位，拜諫議大夫，執金吾，衛尉卒官。義子豐，字宣國，見夏侯玄傳。幹以孝廉拜蒲阪令，病去官。復舉至孝，為公車司馬令。為州所請，詔拜議郎，還參州事。會以建策捕高幹，又追錄前討郭援功，封武鄉侯。遷弘農太守，及馬超反，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破，為濮陽太守。遷益州刺史，以道不通，黃初中，轉為五官中郎將。明帝時，遷永安太僕，數歲卒。始李義以直道推誠於人，故于時陳羣等與之齊好。雖無他材力，而終仕進不頓躓。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大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辨析長短。繇為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為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韓宣字景然，渤海人也。為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置軍謀掾。冗散在

委志卷二十三

九

鄴嘗於鄴出入宮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闕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為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害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于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為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為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為太子言，以為辯。黃初中，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禪，面縛及其原。禪暑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也。後出為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為尚書大鴻臚。數歲卒。宣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善以已恕人。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為大鴻臚，暨為人賢。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案本志，宣名都不見，惟魏略有此傳。而世語列於名臣之流。黃朗字文達，沛郡人也。為人弘通，有性實。父為本縣卒，朗感其如此，抗志游學。由是為方國及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二十三

三

其郡士大夫所禮異特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爲碩交惠陽親拜朗母於牀下朗始仕黃初中爲長吏遷長安令會喪母不赴復爲魏令遷襄城典農中郎將涿郡太守以明帝時疾病卒始朗爲君長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言朗既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謂惠陽外似麤疏而內堅密能不顧朗之本末事朗母如已母爲通度也魚豢曰世稱君子之德其猶龍乎蓋以其善變也昔長安市僧有劉仲始者一爲市吏所辱乃感激踟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脩流名海內後以有道徵不肯就衆人歸其高余以爲前世偶有此耳而今徐嚴復參之若皆非似龍之志也其何能至於此哉李推至道張工度主韓見識異黃能拔萃各著根於石上而垂陰乎千里亦未爲易也游翁慷慨展布腹心全軀保郡見延帝王又放陸生優游宴戲亦一賢也梁趙及裴雖張楊不足至於檢已老而益明亦難能也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龔溫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

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魏志卷二十三

魏志卷二十三考證

和洽洽獨以冀州土平兵彊○毛本兵彊作民彊

必有讒慝間其中者○毛本無必字

太祖定荊州○定監本訛作奪今改正

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冊府作不可

以一節論也

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悅武冊府作玩武

臣照

按國語云武不可覲文不可匿覲武無震匿文不祥

此必引此語自當作覲悅玩二字俱非

明帝時爲尚書注召李叔才鄉閭之間○叔宋本作淑

又注莫不賴劭顧歎之榮○毛本作顧採

又注劭宗人許栩沉沒榮利致位司徒○何焯曰按後漢書言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爲三公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栩疑相之誤也靈帝初爲三公者亦有許栩史不詳其何所人建寧元年由大鴻臚爲司空二年免時許訓爲司徒四年訓免橋立代之是年栩代立爲司徒名輩在子將之前蓋先賢傳失之也常林昔弟靜紹封注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是冊府作臻

又注於叙人才不能寬○太平御覽作至於叙人才不能寬大

杜襲彊識博聞○元本彊上有粲字

嘗獨見至於夜半○元本嘗上多一襲字

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此非南陽許攸也太平御覽作許遊

增邑三百戶○毛本無戶字

趙儼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二千

人下通鑑有往字
舊兵旣少東兵未到○東兵監本誤策兵今改正

如有緩救之戮余爲諸軍當之○諸軍通鑑作諸君
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箭字上太平御覽多射字

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監本作

曹仁

臣明楷

按曹休傳云帝征孫權以休爲征東大

將軍仁未嘗爲征東也監本誤今改正

轉大司馬軍師入爲大司農○大司馬監本訛作大司

農今改正

裴潛謚曰貞侯注潛爲人材博有雅要容○要字疑衍
咸熙中爲尙書僕射注餘幹等四人載之於後○監本

作徐韓等四人

臣明楷

按此卽指下嚴幹李義韓宣

黃朗等四人也且上文已云徐福事在諸葛亮傳不

應又云徐韓監本誤今改正

又注馮翊甲族桓田吉郭○桓田監本誤桓甲今改

正

魏志卷二十三考證

上文子云六命詔事亦指高亮事不

魏志卷二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楚國先賢傳曰暨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父純

南郡太守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爲

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食茂以首祭父墓由

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隱居避亂魯

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

渠帥爲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爲害避袁術命召徙居

山都之山。荊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太祖平荊州。辟爲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蒲拜反。爲排以吹炭。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克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祔。祔音石。春秋傳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祔。注曰。宗廟所以藏主石室者。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

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絜。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爲司徒。夏四月。薨。遺

令歛以時服。葬爲土藏。諡曰恭侯。

楚國先賢傳曰。暨臨終。遺書曰。夫俗奢者

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歛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不害於民。況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卽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宜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歎。乃詔曰。故司徒韓暨。積德履行。忠以立朝。至於黃髮。直亮不虧。既登三事。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參臨沒。易簣以禮。晏嬰尚儉。遣車降制。今司徒知命。遺言卹民。必欲崇約。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皆如故事。勿有所闕。特賜溫明祕器衣一稱。五時朝服。玉具劍佩。子

肇嗣肇薨子邦嗣

楚國先賢傳曰邦字長林少有才學晉武帝時為野王令有稱績為新城

太守坐舉野王故吏為新城計吏武帝大怒遂殺邦暨

次子繇高陽太守繇子洪侍御史洪子壽字德貞晉諸

公贊曰自暨已下世治素業壽能敦尚家風性尤忠厚

早歷清職惠帝踐阼為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病卒贈

驃騎將軍壽妻賈克女克無後以壽子謚為嗣弱冠為

秘書監侍中性驕佚而才出眾少子蔚亦有器望並為

趙王倫所誅

韓氏遂滅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

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

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

對於是擢為冀州主簿徙署別駕丞相掾屬魏國既建

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為幽州刺史北中

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

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

牋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脩斬卿使

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

脫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

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為寄在官一期寇

竊寢息

案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魏名臣表

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為

業忠臣以進善為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

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謬克備部職時涿郡

太守王雄為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

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及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

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

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投命為効言辭激揚情趣欵惻臣

雖愚闇不識真偽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
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
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臣受恩深厚
無以報國不勝悽悽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
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
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
知指歸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
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雄後為幽州刺史子渾涼州刺
史次父平北將軍司徒安豐侯戎渾之子猶以不事上
太尉武陵侯衍荊州刺史澄皆父之子

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為林怨也魏名臣奏載侍中辛毗奏曰昔桓階

為尚書令以崔林非尚書才遷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
以爲河間太守與此傳不同

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
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
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

無益之事為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
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帝卽
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
過員吏林為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
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案周官考課
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卽考課之法存乎
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
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
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
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

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
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今之制度。不爲疏闊。惟在守一
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
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曰。
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
之士。足爲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
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
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
而治。及爲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
也。後年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

自林始也。

臣松之以爲漢封丞相邑爲荀悅所譏。魏封三公。其失同也。

頃之。又進封

安陽鄉侯。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
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
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史奉祀。尊爲貴神。制三
府議。博士傳祇。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
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
魯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
也。周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
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
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

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
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臣松之以為孟軻稱宰

賢於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斯

非通賢之格言商較之定準乎雖妙極則同萬聖猶一

然淳薄異時質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

風所被實有深淺若乃經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

能違彝倫資之以立誠一人而已耳周監二代斯文為

盛然於六經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聖賢不興曠年

五百道化陵夷憲章殆滅若使時無孔門則周典幾乎

息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

窮等日月之久照豈不有踰於羣聖哉林曾無史遷洞

想之誠梅真慷慨之志而守其蓬心以塞明義可謂多

見其不知量也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諡曰

孝侯子述嗣晉諸公贊曰述弟隨晉尚書僕射為人亮

而卒林孫瑋性率而踈至太子右衛率也初林識

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為名士世以此稱之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為蜀郡都尉陳留者舊

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為淮陽太守所害以烈節垂名固

子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

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即車騎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二十四

六

甥也

謝承漢書曰幹字元才才志弘邁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案陳留耆舊傳及謝承

書幹應為柔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為誤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

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澁兵寇縱橫而柔冒艱險詣蜀迎

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袁氏以柔為

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奸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

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

其召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為佳吏高幹既降頃之以并

州叛柔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為刺奸令史處

法允當獄無留滯辟為丞相倉曹屬

魏氏春秋曰柔既處法平允又夙夜

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辟焉太祖欲

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為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

超謂為已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

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魏國初建為

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

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臯陶作士漢祖

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年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

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

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

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

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

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卽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衆。遷爲潁川太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旣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爲治書侍御史。

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旣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爲廷尉。魏初三公。

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卽位，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爲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卽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叡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

九

以崇顯儒術。帥勵怠墮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爲弘。帝納之。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克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育。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

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克朝宴之儀。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天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旣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宮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

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勅當行，以疾病為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為叔父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

錢云亮即諱字據論詩
司馬牛憂無兄弟而子
叔解之此云仲尼未嘗
所出

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

孫盛曰：聞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

質任之作，起於周微。夫貞夫之一，則天地可動，機心內萌。則鷗鳥不下。況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猜生於我。而望彼之必懷，何異挾冰求溫，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功之倫，陵肆之類，莫不背情任計，昧利忘親，縱懷慈孝。

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請羹隗囂捐子馬超背父其為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質委誠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閉邪之至道近鑒狡肆狗利之凶心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耀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斂衽於一朝包胥可屈膝於象魏矣何必抱厥親以來其情通所愛以制其命乎苟不能然而仗夫計術籠之以權數檢之以一切雖覽一室而庶徵於四海法生鄙局冀或半之暫益自不得不有不忍之刑以遂孥戮之罰亦猶瀆盟由乎一人而云俾墜其師無克遺育之言耳豈得復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宥之義乎假令任者皆不保其父兄輒有二三之言曲哀其意而悉活之則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悖子弟雖質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終無勦絕之慮柔不究明此術非盛王之道宜開張遠義蠲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以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於獄未為失也臣松之以為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無為虛唱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猶若畫螭魅之象而躡於犬馬之形也質任之興非防近世況三方鼎峙遼東偏遠羈其親屬以防未然不為非矣柔謂

晃有先言之善宜蒙原心之宥而盛責柔不能開張遠理蠲此近制不達此言竟為何謂若云猜防為非質任宜廢是謂應大明先王之道不預任者生死也晃之為任歷年已久豈得於殺活之際方論至理之本是何異叢棘既繁事須判決空論刑措之美無聞當不之實哉其為迂闊亦已甚矣漢高事窮理迫權以濟親而總之酷忍之科既已大有所誣且自古已來未有子弟妄告父兄以圖全身者自存之悖未之或聞晃以兄告弟而其事果驗謂晃應殺將以過防若言之亦死不言亦死豈不杜歸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若趙括之母以先請獲免鍾會之兄以密言全子古今此比蓋為不是時殺少晃之前言事同斯例而獨遇否閉良可哀哉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饑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

間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畧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爲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爲。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爲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爲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

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爲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鵬鵠所害。臣置不計。以此頃之獲。軍營士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爲便也。

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

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

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

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

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讐乎。對曰。

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

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

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

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舉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戒在官二十三年轉為太常旬日遷司空後徙司徒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為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國侯轉為太尉常道鄉公即位增邑并前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諡曰元侯孫渾

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柔等著勲前朝改封渾昌陸子

晉諸公贊曰柔長子儁大將軍掾次誕歷三州刺史太僕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次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練法理晉武帝世為黃沙御史與中丞同遷守廷尉後即真兄誕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而光事誕愈謹終於尚書令追贈司空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為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熒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為民作害乃徙禮為魯相禮至

錢按續漢志無平昌郡
宋志魏文帝分城陽立
平昌郡而晉志載魏文
增置郡七不及平昌者
以實郡未久旋復并省
也

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為間應時平
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琊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
夾石口禮諫以為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
為尚書明帝方脩**富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
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
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
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投鞭下馬欲
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於臨崩之時以曹爽為大
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
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為揚州刺史加伏波

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眾來侵寇時州
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
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
不顧身賊眾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為死事者
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
少府出為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
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
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為驗聽者以先
老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
徙避仇讐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為難若欲使必也無

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
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
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
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
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
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
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郇以馬丹
候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
口鑠金浮石沉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
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槌校也

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
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
也案解與圖奏而郇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
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
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
校尉時匈奴主劉靖部衆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
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
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
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權也禮曰何明公言
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

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誅後入爲司隸校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禮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畧齊云嘉平二年薨諡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太祖召爲丞相文學掾出爲高唐陽泉鄆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入爲尚書郎廷尉監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

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勅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

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太尉司馬宣王請觀爲從事中
郎遷爲尚書出爲河南尹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
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沒官
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
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
軍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爲尚書加駙馬都尉高
貴鄉公卽位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爲右僕
射常道鄉公卽位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五
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卽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
印綬輒自輿歸里舍薨于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
不封不樹謚曰肅侯子悝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
勲前朝改封悝膠東子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
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
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
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爲疚矣

魏志卷二十四

魏志卷二十四考證

韓暨在職七年○太平御覽作一年

崔林寇竊寢息注安定太守孟達○臣浩按此與蜀降

人爲新城太守者同名姓

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州郡監本訛作州部今改正

子述嗣注隨與其事○監本訛作共事今改正

高柔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宋本作舉

吏奸罪無民字

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乞監本訛作訖今改正

常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太平御覽作久求

不得多久字

孫禮明帝方脩宮室而節氣不和○宮室太平御覽作

臺省

禮固爭罷役○太平御覽作禮固爭因罷役宋本

禮固爭罷役○太平御覽作禮固爭因罷役宋本

禮固爭罷役○太平御覽作禮固爭因罷役宋本

禮固爭罷役○太平御覽作禮固爭因罷役宋本

禮固爭罷役○太平御覽作禮固爭因罷役宋本

禮固爭罷役○太平御覽作禮固爭因罷役宋本

魏志卷二十四考證

魏志卷二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棧潛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

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為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

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英雄記曰譚尚

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

顯甫之來久則不敵愚以為可呼曹公來擊顯甫曹公至必

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

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

有亦足與曹公為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

乾隆四年校刊

問圖誰可使圖荅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太祖太祖將征荊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為二連年戰伐而介胄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

辛君非忠於袁者此段語真是自輸寫耳

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畧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緩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

魏志卷二十五
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爲議郎久之太祖遣都護曹
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
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軍還爲丞相長
史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毗以魏
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
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
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
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
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
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

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
肖置之左右厠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
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
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
太急邪毗曰今徙旣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
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上軍大將軍曹真征朱
然于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
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洿先叛自古
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其能久乎

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脩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彊壯未老童叢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卽位進封潁

鄉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冗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畧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帝方脩殿舍百姓勞

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爲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爲漢規摹之畧也今卿爲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河水爲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魏畧曰諸葛亮圍祁山不

克引退張郃追之爲流矢所中死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羣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爲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羣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帝也及委國禱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羣曰亦誠如辛毗言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臣松之以爲擬人必於其倫取譬宜引其類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毗欲弘廣主意當舉若張遼之疇安有於一將之死而可以祖宗爲譬哉非所宜言莫過於茲進違其類退似諂佞佐治剛正之體不宜有此魏畧旣已難信習氏又從而載之竊謂斯人受

青龍二年諸葛亮率衆出渭南先是大將軍

司馬宣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

以毗爲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

犯違

魏畧曰宣王數數欲進攻毗禁不聽宣王雖能行意而每屈於毗

亮卒復還爲衛

尉薨諡曰肅侯子敞嗣咸熙中為河內太守

世語曰敞字泰雍官

至衛尉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孫夏侯湛為其傳曰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為人在難為人任親昵之職也從眾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為鎮

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為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

魏畧曰阜少與同郡尹奉次會趙昂偉章俱發名偉章次

會與阜俱為涼州從事

以州從事為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

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

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彊終不

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畧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

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其好。遂去官。而端徵爲太僕。其子康代爲刺史。辟阜爲別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間。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爲備不周。超率諸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

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爲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敘屯歷城。阜少長敘家。見敘母及敘。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歔悲甚。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

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殺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敘母慨然，勅從阜計，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鳳、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謨至冀，語岳并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月，與敘起兵於鹵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岳閉冀城門，討超妻子。超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兄弟

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効，於義當絀，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爲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敘之母，勸敘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墜於地矣。」

皇甫謐烈女傳曰：姜敘母者，天水

姜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州人悽然，莫不感憤。敘爲撫夷將軍，擁兵屯歷，敘姑子楊阜故爲康從事，同等十餘人皆畧屬超。陰相結爲康報仇，未有間。會阜妻死，辭超寧歸西，因過至歷，候敘母說康被害及冀中之難，相對泣。良久，姜敘舉室感悲，敘母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豈獨

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爲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勅敘與阜參議許諾，分人傳語鄉里尹奉趙昂及安定梁寬等，令敘先舉兵叛超。超怒，必自來擊敘。寬等因從後閉門，約誓已定。敘遂進兵入鹵，昂奉守祁山。超聞果自出擊敘，寬等從後閉冀門。超失據，過鹵。敘守鹵，超因進至歷。歷中見超往，以爲敘軍還，又傳聞超已走奔漢中。故歷無備，及超入歷，執敘母。母怒罵超，超被罵大怒，卽殺敘母及其子，燒城而去。阜等以狀聞，太祖甚嘉之。手令褒揚，語如本傳。臣松之案，謚稱阜爲敘姑子，而本傳云敘爲阜外兄，與今名內外爲不同。謚又載趙昂妻曰趙昂妻，異者故益州刺史天水趙偉璋妻王氏女也。昂爲羌道令，留異在西，會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異女英年六歲，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爲雙所侵，引刀欲自刎。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吾聞西施蒙不潔之服，則人掩鼻；況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糞涅麻而被之，黻食瘠形，自春至冬，雙與州郡和異，竟以是免難。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婦人無符信，保傳則不出房闈。」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讀其傳，心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

以偷生不死，惟憐汝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毒藥而絕。時適有解毒藥，良湯搗口灌之，良久，迺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攻冀，異躬著布韞，佐昂守備。又悉脫所佩環釧，以賞戰士。及超攻急，城中饑困，刺史韋康素仁，愍吏民傷殘，欲與超和。昂諫不聽，歸以語異。異曰：「君有爭臣，大夫有專利之義，專不爲非也。焉知救兵不到關隴哉？當共勉卒高勳，全節致死，不可從也。」比昂還，康與超和。超遂背約，害康，又劫昂質其嫡子月於南鄭，欲要昂以爲己用。然心未甚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謙終日。異欲信昂於超，以濟其謀。謂楊曰：「昔管仲入齊，立九合之功，由余適秦，穆公成霸。方今社稷初定，治亂在於得人。涼州士馬，迺可與中夏爭鋒。不可不詳也。」楊深感之，以爲忠於已，遂與異重相接。結等結謀討超，告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忠義立於身，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夫項託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存耳。昂曰：「善。」遂共閉門，逐超。超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異復與昂保祁山。爲超所圍，三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殺異子月。太祖凡自冀城之難，至于祁山，昂出九奇，異輒參焉。

征漢中。以阜爲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太守。郡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氐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又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

隨之。爲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常見明帝著襦被縹綾半袂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曰：「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已。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此皆能昭令問。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

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爲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已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

形之外。慎明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爲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旣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曰。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欵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阜上疏曰。昔文

王有赤鳥之符。而猶日仄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答。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間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閩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畧。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爲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

不足。益宜節度。帝卽召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

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帝愛女淑未期而夭。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旣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

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戒。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闐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爲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

臣松之以爲忠至之道。以亡已爲理。是以匡救其惡。不爲身計。

而阜表云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此則發憤爲已豈爲國哉斯言也豈不傷讜烈之義爲一表之病乎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驚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每朝廷會議阜常侃然以天下爲已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

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爲丞相軍議掾後爲歷城侯徽文學轉爲相徽遭太祖喪不哀反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爲堂陽長以選爲平原王傅王卽尊位是爲明帝以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爲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爲不宜爲會帝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犢民西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爲計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

焉徵隆為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魏畧曰太史上漢歷不及天時因更推步

茲望朔晦為太和歷帝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又精乃詔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偉祿

是太史隆故據舊歷更相劾奏紛紜數歲偉稱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

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

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

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伶州鳩對而弗

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為永鑒然今之小

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

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

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

興衰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

者為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

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

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

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

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

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

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法

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

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脩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之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由。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誠。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栢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栢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

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栢梁災。其後

有江充巫蠱也。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

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禋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

主覩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

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埽所

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蕙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

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

符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

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

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

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爲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于大辰。隆上

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畧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與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

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擘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于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祗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脩三雍。大射。養

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爲典式。隆又以爲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

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

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勲。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旣

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旣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

錢按隆上疏立明帝景
初改元以沙蜀先王祖
謝久矣云備漢也
通鑑備
作禪

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脩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

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

錢按周禮天官有大府。無天府。九賦之財。給九式。鄭氏注。大府。文也。則當爲財。天府。大府之誤。

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旣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所歸。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會音贈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

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誡。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嗤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

夫以若所爲，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爲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爲墟，不夷于隸，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旣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

路以目自謂本支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
崩圯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
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
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
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
鳥育長燕巢口爪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
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跲鎮撫
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
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
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

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
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
廉侔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
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
疾篤而濟愈生其強飯專精以自持隆卒遺令薄葬斂
以時服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侈每思諫其
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
身後謇諤足以勵物德音沒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
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又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其
高堂隆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宜遵古封禪詔
之謂也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之使
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

改正朔字封禪如
書生本色史談
音

舍我亡也。子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爲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爲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鼂錯、穀梁寡疇，宣帝承以士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爲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

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等皆卒，學

者遂廢。初任城棧，潛太祖世歷縣令。

潛字彥皇，見應璩書林。

嘗督

守鄴城。時文帝爲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

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

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于遊田，晨

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垠之釁，愚竊惑之。太

子不悅。然自後游出差簡。黃初中，文帝將立郭貴嬪爲

皇后，潛上疏諫。語在后妃傳。明帝時，衆役並興，戚屬疏

斥。潛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羣生，熙育

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爲天子；裂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

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
賴之三王旣微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
後亦罔克又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
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
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
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
舍業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
谷怪石珉珉浮于河淮都圻之內盡爲甸服當供橐稊
銓粟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
藪傷害農功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

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
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彫鏤極妙忘有虞
之總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
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殺函以
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
世顛覆願爲黔首由枝幹旣朽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
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勲親親俊乂在官則功業可隆親
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並爲幹翼雖歷盛衰內
外有輔昔成王幼冲未能莅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
旣無衛侯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

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塞，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後爲燕中尉，辭疾不就。卒。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在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魏志卷二十五

魏志卷二十五考證

辛毗帝乃止注習氏又從而載之○習氏監本訛作習

文今改正

楊阜叙母慨然勅從阜計○北宋本作敕叙從阜

阜常見明帝著褶被縹綾半褰袖○何焯曰褶上宋書

有繡字臣照按褰卽古袖字褰應作裘

十萬之軍東西奔赴○奔赴監本訛作奔走今改正

高堂隆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盪毛本作蕩

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監本意上多之字照毛

本衍

而崇飾居室○居室北宋本作宮室

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混册府

作流

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脩德政○臣龍官按景初中先

主劉備已薨隆疏不應又稱權備當為禪字之訛

周禮天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臣明楷按周

禮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則

九賦太府職也此云天府疑誤九賦監本訛作九伐

今改正

不夷于隸○此句疑有誤或下夷訛作不夷也

宣帝承以士郎○士郎宋本作十郎

魏志卷二十五考證

魏志卷二十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閻喜裴松之注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為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不復鈔畧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為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為從事及為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

不考訊無以信曹公之心
此滿君之善於解也前
虐之穢竊謂未詳

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祖召許
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
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金屬
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
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
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
之。太祖卽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
了。更善寵。臣松之以爲楊公積德之門。身爲名臣。縱有
愆負。猶宜保祐。况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
乎。若理應考訊。荀孔二賢。豈其妄有相請屬哉。寵
以此爲能。酷吏之用心耳。雖有後善。何解前虐。時袁
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

兵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爲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
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
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建安十三
年。從太祖征荊州。大軍還。留寵行奮威將軍。屯當陽。孫
權數擾東陲。復召寵還爲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關羽
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
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爲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
往往崩壞。衆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
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
速疾。冀其不久。關羽遣別將已在邾下。自許以南。百姓

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亭侯。文帝卽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葦。」宜爲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明帝卽位，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

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爲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疆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疆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薨。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爲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賊

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凌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勅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

侃三有老將風

將迸走。死傷過半。初寵與凌共事不平。凌支黨毀寵疲

老悖謬。故明帝召之。既至。體氣康彊。見而遣還。

世語曰。王凌表

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勲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闕。可令還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之。遣寵。屢表求留。詔報曰。昔廉頗彊食。馬援據鞍。今君

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此中國。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赴之。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整軍趨揚宜口。賊聞大兵東下。卽夜遁。時權歲有來計。

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輦。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旣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畧無限。必以淮北爲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

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尙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其年。寵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寵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爲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三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爲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

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以所獲盡為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為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凡九千六百戶。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諡曰景侯。子偉嗣。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世語曰。偉字公衡。偉子長武。有寵風。年二十四。為大將軍掾。高貴鄉公之難。以掾守閭闔掖門。司馬文王弟安陽亭侯幹欲入。幹妃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且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言其故。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羨因王左右啓王。滿掾斷門。不內人。宜推劾。壽春之役。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

從求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免為庶人。時人冤之。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寵偉長武。奮皆長八尺。荀綽冀州記曰。奮性清平。有識檢。晉諸公贊曰。奮體量通雅。有寵風也。

錢云東州當作東州
縣名屬河南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時年少。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為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為袁紹將萬餘人來攻。眾懼。欲降。豫登城謂門曰。卿為公孫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慙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而不能任也。瓚敗。而鮮于輔為國人所推行。太守事。素

錢云授此傳弋陽置郡
當在建安之世晉志稱
魏文帝所置似未然

善豫以爲長史。時雄傑並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用受封寵。太祖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鄆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圍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羣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

合不可并吞尤不可莫
如兩利而俱存之而中
國因得高枕矣嗟乎
後之籌邊者都未了
此

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太祖善之。文帝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牽招解雋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讐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爲尙在。去行數

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逾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惴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衆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其御夷狄。恒摧抑兼并。乖散彊猾。凡逋亡姦宄。爲胡作計。不利官

者。豫皆搆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

業未究。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爲國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加矜夷將軍。太

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難其人。中領軍楊

暨舉豫應選。

臣松之案暨字休先。滎陽人。事見劉曄傳。暨子肇。晉荊州刺史。山濤啓事稱肇有才

能。肇子潭。字道元。次歆。字公嗣。潭子彧。字長文。次經。字仲武。皆見潘岳集。乃使豫以本官督

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

喜排杜怒復毀豫
青蠅中之點者

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着岸。無所逃竄。盡虜其衆。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鉤取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見列。後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

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走。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臥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戶。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爲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嗣。

魏畧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

健步詣征北。咸豫宿恩，過拜之。豫為殺雞炊黍，送詣至陌頭，謂之曰：「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為故吏，民說之。汝南為具資數千匹，遣人餉豫。豫一不受，會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死也，悲。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既為畫像，又就為立碑銘。

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

咸高豫節。魏畧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

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嘉平六年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殞歛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為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為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疆胡，勸幹迎尚，并力觀

變幹既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得
追尙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爲從事太祖將討袁
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
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
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
王大會羣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
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
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
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
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

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
之勢彊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
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
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
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
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
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便辭遼東
之使罷所嚴騎太祖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
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尙首縣在馬
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爲茂才從平漢

中太祖還留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兵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文帝踐祚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郡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鴈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旣教民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

野無虞又搆閒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勅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讐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陁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

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卽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踴躍。又遣一通於虜。蹊要。虜卽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

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陁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陽傅容在鴈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招子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伐蜀有功。咸熙中爲振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胤同母。早卒。

按晉書弘後爲揚州涼州刺史。

以果烈死事於邊嘉子秀字成叔荀綽冀州記曰秀有雋才性豪俠有氣弱冠得美名於太康中爲衛瓘崔洪石崇等所提携以新安令博士爲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黃門侍郎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令都官誣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卽表訴被誣陷之由論愷穢行文辭尤厲于時朝臣雖多證明秀名譽由是而損後張華請爲長史稍遷至尚書河間王以秀爲平北將軍假節在馮翊遇害世人玩其辭賦借其材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

按郭氏譜淮祖全大建安司農父蘊鳳門太守

建安

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爲五官將召淮署爲門下賊曹轉爲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爲淵司馬淵與備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

爲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爲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半濟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旣陣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爲司馬文帝卽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爲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

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爲真安定羌大帥，辟蹠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一知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蹠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蜀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

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園。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疆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按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爲

錢三為翅當作鳥翅胡
三省云鳥翅要地也魏
走兵守嘉平元年
降蜀將白於上翅
即此地也陳泰傳心
作為翅

民保障其後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玄伐蜀淮督諸軍為前鋒淮度勢不利輒拔軍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為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羌外折賊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湫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為翅會淮軍適至維遁退進討叛羌斬餓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

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趣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歛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眾西接彊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接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

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
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
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
於翹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
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
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淮
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
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世語曰。淮
妻王凌之
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
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
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
追妻。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

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
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覲展在
近。書至。宣王亦宥之。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諡曰貞侯。子統嗣。

統官至荊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

勲前朝。改封汾陽子。晉諸公贊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
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克。皆配

女婿。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太僕。次
弟豫。字泰寧。相國參軍。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鎮。字
季南。謁者僕射。鎮子奕。字泰業。山濤啓事。
稱奕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畧明

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

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而將並五水... 魏志卷二十六

魏志卷二十六

魏志卷二十六考證

滿寵賊必來燒軍宜為其備○燒軍太平御覽作燒營

肥水

遣長史督二軍○宋本作遣長吏督三軍

田豫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太平御覽素利下有等字

東隨無岸當赴成山○通鑑東隨作東道

郭淮太原陽曲人也注父緼鴈門太守○北宋本緼作

蘊

既陣備疑不渡○太平御覽作不敢渡

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太平御覽作逆擊走之本

東魏無常宮快丸山○歐陽東園外東

齊書

田疇穡車燬十將北引爾瓜素林○太平御覽素林下

魏書史贊二軍○宋本并改史史贊三軍

魏水

八節並世魏六下外與魏書史贊之○魏書史贊

魏書史贊必來魏軍宜為其備○魏軍太平御覽并魏

魏志卷二十六考證

魏志卷二十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徐邈

胡質

子威

王昶

王基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為丞相軍謀

掾試守奉高令入為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為尚書郎

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

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

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

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為南安文帝

錢按晉志平陽郡魏
少帝置按此傳則文
帝時已有此郡矣或
云平陽當為陽平

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
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
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
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
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
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
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
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
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
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

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然
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
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討叛
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
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
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
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
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還為大司農。遷為司隸校尉。百寮
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為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歎
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

錢按魏晉人引論語多於
教字斷句如倉慈傳注舉
善而教恕以待人魏晉
顧邵傳舉善以教風化
大行陸績傳注臣聞唐
虞之政舉善而教晉書
衛瓘傳聖王崇賢舉善
而教皆善也劉瓛傳舉
善而教不能則勸雖引
成文亦似以四字為句致
應幼風俗通載汝南大
守歐陽歆下教云蓋舉
善而教則不能者勸則
漢時經師句讀已然矣

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禮
葬諡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
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
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
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
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
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游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
而在孫禮盧毓先為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魏名臣
奏載黃
門侍郎杜恕表稱韓觀王昶信
有兼才高官重任不但三州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
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

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
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
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李珪等用事貴
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
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
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
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
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為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
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

壽春縣兩漢屬九江郡魏以
九江為楚王國故屬楚也吳
志持欽稱九江壽春人則按
漢郡縣言之

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案胡氏譜通達名敏以方正徵太祖即召質

為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

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

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為丞相東

曹議令史州請為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

遼見刺史温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

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

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

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

隙睚五賣反眦士賣反况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

復與周平

虞預晉書曰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陔字元夏陔及二弟韶茂皆總角

見稱並有器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

見卿卿為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詣陔兄弟與共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子皆國士也

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少出仕宦歷職內外泰始初

為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陔以在魏已為大臣本非佐命之數懷遜讓不得

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終始全潔當世以為美談韶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啓事稱韶清

白有誠終於散騎常侍茂至侍中尚書潁川荀愷宣帝外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而不答由是

見怒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為尚書僕射以太祖辟茂駿之姨弟陷為駿黨遂枉見殺眾咸冤痛之

為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為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

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

乾隆四年校刊

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卽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爲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

陵亭侯。邑百戶。諡曰貞侯。子威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

晉陽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尚。厲操清白。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匹。爲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其將歸。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爲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又少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爲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官至前將軍。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贈鎮東將軍。威弟熊。字季象。征南將軍。威子奕。字次孫。平東將軍。並以潔行垂名。有殊績。

歷三郡守所在有名卒於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

案王氏譜昶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郭林宗傳

曰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太守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

東宮昶為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

可得也乃著治論畧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

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

孫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還相生若

循環之無窮

青龍中奏之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

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

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

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

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

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

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也人若不篤於至行

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

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身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

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

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

國語曰范

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也擊之以杖折其委笄臣松之案對秦客者范燮也此云范匄蓋誤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

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卻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

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
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
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尙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
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
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臣松
為援之此誠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也凡道人過失
蓋謂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則由己而發者也若乃行事
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卽以爲誠方之於彼則有愈
焉然援誠稱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徹時
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
於此與其所誠自相違伐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
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

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
如默而自脩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
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况與對
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僞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
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
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
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
可不慎與世語曰黃初中孫權通章表偉以白衣登江
上與權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故誅之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緜
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今汝

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為名守慎為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伯益名奕郭嘉之子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

臣松之以為文舒復擬則文淵顯言人之失魏諷曹偉事陷惡逆著以為誠差無可尤至若郭伯益劉公幹雖

其人皆往善惡有定然既友之於昔不宜復毀之於今而乃形于翰墨永傳後葉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夫鄙懷深所不取善乎東方之誠子也以首陽為拙柳下為工寄旨古人無傷當時方之馬王不亦遠哉

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

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

之昭先名嘏別傳曰嘏樂安博昌人世為著姓夙智早成故鄉人為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父旄字子旄以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旄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旄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招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嘏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羣言無不綜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嘏地數

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
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嘏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
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其禮
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嘏應其舉
為臨菑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尚書郎文帝時為黃門侍
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
淑慎累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
嘏為人淳粹愷悌虛己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脩身履
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
八篇凡四萬餘言嘏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
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秘書以貫羣言
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
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
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
人務道實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
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青龍四年詔

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
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脩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
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
馬宣王以昶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
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昶以為國有常衆戰無
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諸
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
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
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畧五事其一欲
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其二欲

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耻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儲穀畜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爲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畧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摠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二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

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組爲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母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

按承祚之志范頤稱其辭多勸
戒然如何夔裴潛鄭渾杜畿陳
橋衛親實達王昶諸傳殊多溢
美之詞蓋由諸人子孫在晉顯
達故增加其美而李豐張儉單
忠於曹氏乃不得立傳曹爽何
晏鄧颺之惡亦實於司馬者飾
成之初非實錄其具於良史
之直筆矣

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
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
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
勢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
故甘露四年薨諡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為越騎校尉
案晉書渾自越騎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功封一子江
陵侯位至司徒渾子濟字武子有雋才令望為河南尹
太僕早卒追贈驃騎將軍渾弟深冀州刺史深弟湛字
處冲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懷
祖尚書令衛將軍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兗二
州刺史昶諸子中湛最有德譽而承亦自為名士述及
坦之並顯重於世為時盛門
云自湛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

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
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
史王凌特表請基為別駕後召為秘書郎凌復請還頃
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
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
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
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
宣王辟基未至擢為中書侍郎明帝盛脩宮室百姓勞
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
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

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

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爲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爲尙書。出爲荊州刺史。加

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徧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脩學校。南方稱之。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

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幾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傳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

魏志卷二十一
十四
貴鄉公卽尊位。進封常樂亭侯。母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日下之戮，是以尙羣聚耳。若大兵臨逼，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慄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畧民人，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

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旣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未久，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尙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

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徧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歛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計。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

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旣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

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其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

詔秘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爲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卽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

來指。後由等竟不降。

司馬彪戰畧載基此事。詳於本傳。日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

烈表上吳賊鄧由。字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

司馬文王啓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荆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谿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激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霖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衆饑餓覆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爲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勅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文王於是遂罷軍嚴後由等果不降

是歲基薨追贈司空諡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勲前

朝改封基孫廙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勲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魏志卷二十七

皆以其以效戰二人以觀其案

營在業人亦重百宗無絲絲和諸美效許懸只根風谷

魏志卷二十七考證

徐邈西域流通荒戎入貢○流通太平御覽作通流

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職宋本作質

王昶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注若循環之無窮

○窮毛本作端

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有所監本訛作所

有今改正

不願兒子慕之注於夫鄙懷○宋本作於鄙夫懷

願兒子遵之注夙智早成○宋本作夙智性成

又注比居者擅耕馘地○監本脫者字今添

今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苑疑作宛

王基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攻通鑑

不作寇干慕之世公失漏對○宋本非伏漏大對

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太平御覽作善其後矣多其

其字其字

今與賊家對敵○太平御覽作今與賊交利對敵

文王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遣宋本作

皆謹○宋本非贊

後由等竟不降注皆山險狹○冊府皆山路險狹

又注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宋本淋作霖

魏志卷二十七



魏志卷二十七考證

